

白

话

彩

图

珍

藏

本

洛陽伽藍記

酷译

[北魏] 杨衒之 / 原著 卢阿蛮 / 译著 · 摄影

白馬寺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白

话

彩

图

珍

藏

本

洛陽伽藍記

酷译

〔北魏〕杨衒之 / 原著 卢阿蛮 / 译著 · 摄影

白馬寺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洛阳伽蓝记 / (北魏) 杨衒之原著, 卢阿蛮译著. 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5117-0306-4

I. ①洛… II. ①杨… ②卢… III. ①寺院—史料—洛阳市—北魏 (439 ~ 534) ②洛阳市—地方史—史料—北魏 (439 ~ 534)
IV. ①K928.75 ②K296.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70944号

洛阳伽蓝记

[北魏] 杨衒之原著 卢阿蛮译著·摄影

出版人: 和 龔

策 划: 张万文

责任编辑: 冯 章

责任校对: 湛 亮

装帧设计: 秦晓娟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 (100032)

电 话: (010) 66509360 (总编室) (010) 66509366 (编辑室)

(010) 66161011 (团购部) (010) 66130345 (网络销售)

(010) 66509364 (发行部) (010) 66509618 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tpbook.com>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毫米 1/16

字 数: 250千字

印 张: 12.5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。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
致21世纪的读者



大家好！我叫杨衒之，公元6世纪北平人，就是你们所知的河北省北满城人。按照你们时代的学者们的说法，我算是个作家。虽然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，人们并不这样叫我，他们更愿意把我看作是个朝廷官员和将军。我在中国北魏朝做过官，最高职衔叫抚军府司马，相当于你们时代的军区参谋长。我还当过期城郡太守，相当于你们时代的地级市市长。

我之所以还算一个“作家”，是因为我在世时写下了一本名叫《洛阳伽蓝记》的书。据说我的这本书后来影响很大，历朝历代都有不少读者。有人说，《洛阳伽蓝记》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北魏时期首都洛阳的城市面貌和风土民情，尤其是城里大大小小上百座寺庙（我们的时代叫做伽蓝，是从天竺语音译过来的），及其承载的人物故事和佛教文化。不过，有一点我得先作个说明。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洛阳这座城市已经不再是北魏朝的首都了。因为战争和杀戮，洛阳被废弃了。城里那些我曾经那么熟悉的寺庙都成了废墟。我是在战争过去后故地重游时，想起那些早年曾经辉煌无比的宫殿和佛寺，触景生情，痛感时光流逝，人世沧桑，才决定拿笔记下这座城市过去的辉煌。好在所有的寺庙基址和残墙还都存在着，只是以另一种风貌向我述说着历史的变迁，因而我的记述与回忆都还有迹可循，有物可证。所以我仍能保证我所记下的洛阳和城里的寺庙都是真实的，一点也没有进行文学性的夸张与虚构。

正因为如此，后来的人都说我写的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、一个王朝和一个宗教的历史。又因为我写作时比较讲究文字的准确和优雅，采用了我所习惯的散文和骈文的样式来讲述。按照后来一些学者的说法，这就具有了很高的艺术性，所以我就成了“作家”。有人把我这本《洛阳伽蓝记》

和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、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合称为北魏三大传世之作。还有人把我与北宋时期的画家张择端相提并论，说我写的这本书是最早出现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文学版。可惜我没有看到那幅画，因为张择端画画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人世500多年了，所以无法对这样的说法进行评论。不过我还是很高兴，为我的书能够成为文学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继续被21世纪的读者所喜欢而高兴。

还需要说明的是，你们读到的这封信，是我的一位跨越15个世纪的朋友代我写的。这位朋友名叫卢阿蛮，他倒真是一位“坐家”，因为他是坐在电脑桌前写作的。而我们那个时代及其以后的1000多年里，人们都是手握毛笔写字的，必须得站着。我的这位朋友近年来写了不少的书，出版有小说和文史笔记，还对我这样的“历史老人”感兴趣，把我的书从故纸堆里找出来介绍给读者，让我在21世纪拥有了更多的“粉丝”。

在重新翻译这本书的时候，卢阿蛮穿越时空向我征询意见，说他想把我在1400多年前写的这本书，用电脑和网络时代人们都能读懂的语言重新写过。把我这本书里提到的那些记载过于简略的典故，按照历史故事的样式，尽可能通俗地讲述出来，使其更加丰富和生动。此外，他还提到读我这本书时的一些感想，例如书中对北魏时期一些百姓生活与民风民俗的描写。他说有些民俗是他也熟悉的，比如北魏民间做棺材只有柏木不用桑木，据说中国农村现在还有这样的风俗。再比如我在书中写到洛阳老百姓用桃枝驱鬼的风俗，后来也传了下去，并有诗句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描写这个风俗。还有在我们那个时代，中国分成了南北朝，南朝的人喜欢喝浓茶和莼菜汤，吃蟹黄，嚼槟榔，玩豆蔻，这在我们北朝人看来都是很奇怪的习惯，据说现在的江南人还保留着那样的风俗。译者对民俗很感兴趣，所以把古代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讲。

我理解他的目的，是要让21世纪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，以及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。译者还说他的翻译可能跟以前那些僧人、学者、教授们的做法不一样。他希望自己的做法更容易为年轻的读者所接受，从而更方便地把我这样的“文言作家”介绍给你们。但这样做也有一些风险，因为他采用的不是“直译”而是“酷译”。在我理解，就是他的写法不是“是那样”，而是“像那样”的意思。据说“酷”是你们的时代很特别的一种作派，可以保持新鲜感并吸引眼球。他担心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翻译方法，怕我怪罪他没有与原文保持一致，问我这样行不行。我觉得没什么不行。只要真正地把我的书读透了，真正地把我在1400多年前所见到的洛阳城和那些美妙绝伦的寺庙描述出来，怎样写都一样。再说这样一来还可以让我的这本古书变成新鲜玩艺儿，何乐而不为？所以，我感谢卢阿蛮的“酷译”，也希望21世纪的读者朋友喜欢。

北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寄于东魏武定五年（公元547年）

译者说明



一、本书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版《大正藏》本杨衒之原著，并参考该社范祥雍校注。本书涉及的大量古代历史人物、典故、佛经故事等等，为保持文体气韵连贯通畅，方便阅读，均以叙述方式融入正文，不另加注释。相关参考资料主要从中国历代典籍中查考，名录列后。

二、关于本书所涉及的年代，杨衒之原著均为北魏皇帝的纪年，为方便读者查对并保持阅读通畅，翻译时均在原纪年名词后对应加注公元纪年，并以括号标示。如孝明帝神龟元年（518年）。

三、原著涉及的地名，有对应为当代地名者，也以括号加注标示。如河内郡（今河南沁阳）；土谷浑王城（今青海湖以西）。

四、关于“北魏”一词，原著只提魏或大魏。作者是当时代人，没有北魏的概念。本书翻译时采用现代人所熟悉的历史概念，称作北魏，以避免与三国时的曹魏和稍后的东魏相混淆。

五、关于“天竺”一词，即今印度的古译名，杨衒之原著一般通称西域，有时也称天竺。汉代至隋唐时期的中国对其有多种称谓，如身毒、贤豆等，通译为天竺。唐太宗时代，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译为印度，此后逐渐固定下来。但当代印度的地理范围与古代印度差异甚大，古代印度为南亚次大陆的泛称，包括今天的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孟加拉等国。为避免古今地理概念上的混淆，本书采用古代通用翻译名天竺。

六、杨衒之自序，关于《麦秀》诗的作者，历史上有两种说法。《尚书大传》说是宋微子，《史记》说是朝鲜箕子。《史记》记载得更详细些，广为后人引用，本书从《史记》。

七、卷五关于“惠生宋云西域取经事”，原文夹杂在洛阳城北诸寺之凝玄寺中间，且行文较乱。本书将其作为附录单独列后，另加标题《惠生宋云取经记》。原著末节《京师郭外诸寺》调到“惠生宋云西域取经事”之后，翻译时将其移前，与洛阳城北诸寺合为一体，以方便阅读查考。

八、卷五所记“波知国”，杨衒之原著为“波斯国”，但所记地理位置并非今日伊朗古称之波斯，《北史》等记为波知国。本书采用《北史》之译名，以免混淆。

九、卷五所记“乌苌国”，杨衒之原著为“乌场国”，《魏书》、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法显传》等叙述相同地理之国度均记作“乌苌国”。本书采用历史上更通行的称谓“乌苌国”，以方便读者查考。

十、杨衒之原著分为正文和注释两部分，前者集中记述洛阳城的主要寺庙，后者则是杨衒之自己加上的注释，包括围绕该寺庙发生的历史事件、人物故事、风俗细节等。杨衒之原著此两类文本区别很明显，历史上多数刻本分别将两部分用大小字体区分。考虑到两类文字都是杨衒之原著，且有些章节注释部分大于正文，内容也很重要，本书翻译时将其合二为一，连贯叙述，不再分正文和注释，以避免文体的分裂，从而保持阅读的畅通。

十一、为方便读者对照查考，本书将杨衒之原著附录于后。其正文和注释分别用不同字体加以区别。

特此说明。

卢阿蛮，2010年1月于重庆

杨衒之自序



关于洛阳那些佛教寺庙的兴起和修建过程，说来话长。

在中国上古时代，自有记述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三皇的《三坟》，和记述少昊金天氏、颛顼高阳氏、帝喾高辛氏、唐尧、虞舜的《五典》之后，九大流派蜂起，百家学说争鸣，所述的人生社会之道和天地运行之理，都各有流传，也使中国文化空前地丰富，为世界所瞩目。然而几个世纪之前，在天竺国，就是后来所说的印度，早已成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大乘佛教，以及释迦牟尼佛祖所讲的那些关于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的种种说法，在中国却少有记载，佛教寺庙更是不知为何物。直到有一天，在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之后，这一切才有了改变。

那是在东汉永平七年（公元64年），刘庄在夜里梦见一个神人飞来他的寝宫前，仿佛在跟他说着什么。但刘庄听不懂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，只看见那神人颈项上放着光，面庞圆润如满月。第二天临朝问政，刘庄让众臣帮他解梦。太史博士傅毅上前说，皇上梦见的那个神人并不是中国的神仙，而是西天佛祖释迦牟尼，他的学说在天竺国影响深远，特别在阿育王朝成为国教。傅毅还建议说应该派人去天竺国作些考察，看看释迦牟尼的言论是不是对增加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信仰有帮助。这话勾起了刘庄的兴趣，于是派出了由中郎将蔡愔、秦景、博士王遵等18人组成的中国取经团去天竺国访求佛法。

这个取经团没有走到天竺国，他们在西域大月氏国碰上了天竺国和尚迦叶摩腾和竺法兰。那两人正打算向东方传播佛法，这下正好，于是取经团便将两位天竺国和尚请回了汉朝，并用白马驮着佛像和佛经回到洛阳向皇帝复命。汉明帝刘庄看那佛像跟自己梦见的佛祖一个模样，更加深信与佛有缘，于是诏令建立寺庙，供奉佛像、佛经、和尚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佛法僧三宝。而由皇帝赐名的白马寺，则成了洛阳城最早的伽蓝，乃至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。

让我再解释一遍，伽蓝就是寺庙，天竺语读作伽蓝。这一年在中国的历

史上叫汉永平十年，即公元67年。400多年后，我在洛阳城里没有看见白马寺，出城往西在西阳门外三里倒有一座白马寺，也有这个传说。不知是否就是当年汉明帝所建那座，或许是几百年来洛阳城的布局早已改变了。

汉明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虔心信佛的皇帝，以至于在他所住宫殿的大门（那时叫做阳门）和为自己预修的陵墓（那时叫做夜台）也刻上佛像供奉。自那以后，中国大地上的佛教信仰便逐渐形成了风气。

据我所知，公元4世纪初的中国西晋永嘉年间，洛阳城有佛教寺庙42座。而到公元5世纪北魏这个伟大的时代就不一样了，我们的皇帝个个都是虔诚的佛教徒，民间信仰也很普及，首都洛阳城更是成了佛教圣地。

首先是王公贵族们纷纷皈依佛法，为修建寺庙互相竞赛，把象征特权的马车拍卖掉当作供佛的布施，慷慨得就像脱掉一双鞋子一样。接着是豪门世家，大把大把地捐钱，就仿佛抛下了一双脚印一样毫不吝惜。

因为世风崇佛，洛阳城于是寺庙相连，佛塔林立，佛教建筑互相媲美，仿佛都在竞争着谁能比天宫和山寺的姿态更美。有的寺庙以高大知名，其高度可跟汉光武帝刘秀当年修筑的洛阳灵台相比，我的好友郦道元写作《水经注》时，对灵台故基有过测量，据说高达6丈，十分雄伟。有的寺庙则以宽广著称，其宽度与秦始皇时代的阿房宫一样壮观。至于寺庙的装饰和彩绘，有人拿东汉张衡《西京赋》的名句“木衣缛锦，土被朱紫”来形容。就是说寺庙的木柱和屋檐结构都贴上了锦缎样的壁纸，石基和土墙都刷上了红色的涂料。但在我看来，这个形容并不贴切，因为那样两句话远远不足以描述洛阳城寺庙异常丰富的色彩。

然而这一切却在永熙三年（534年）之后突然成了过眼烟云。那一年七月，我们北魏朝的孝武帝元修被大臣斛斯椿挟持，逃往长安，后来就死在那里，再没回到洛阳。洛阳由大将高欢占领，高欢宣布废黜元修，另立皇侄元善见为孝静皇帝。但洛阳经此战乱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，在高欢的建议下，朝廷迁到了邺城。后来的历史家把元善见当皇帝的朝代叫做东魏，因为邺城在洛阳的东北面，就是后来的河北临漳县。随着朝廷一道东迁的还有众多寺庙的僧众，他们被迫放弃了曾经辉煌无比的佛教圣地。我也是在那时离开洛阳的，此后十多年，洛阳的寺庙就成了我的梦里老家。

直到孝静帝武定五年（547年），也就是元善见当东魏皇帝当到第13年的时候，我因为帮朝廷出差，才有机会故地重游，再次见到了我日夜牵挂的洛阳城。但此时的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，惨不忍睹了。除了永熙三年的战乱破坏外，洛阳遭受的最严重破坏要数孝静帝元象元年（538年），侯景、高敖与独孤信在此地的战争。侯景把独孤信的军队打垮后，又放火烧了洛阳城里城外的所有寺庙，老百姓的房屋也多数被烧毁。

洛阳城原先固若金汤的城郭崩毁了，曾经金碧辉煌的皇家宫殿也完全倾覆了。所有的佛寺大殿都被烧成了灰烬，曾经高可比天的佛塔也成了一个个的烂土堆。寺庙的围墙长满了野草和艾蒿，寺庙之间的通道遍布荆棘。野兽



在寺庙的台阶上挖穴筑巢，乌鸦在庙中庭院的老树上筑起了鸟窝。偶尔有像我一样的过路人，流连在九道城门之间，表情沉重，感时伤怀。还有世代居住在洛阳，战乱之后又回到故土的老农，他们已经把庄稼种到了过去皇宫的宫门内外了。

此情此景，不由使我想起了《诗经》里描述过的往事来。当年（公元前1046年）商朝被周朝推翻，周武王下令把商都朝歌的老百姓全部迁往东边很远的地方，朝歌城被废弃了。两年之后，被周武王封为朝鲜王的前商大臣箕子接受召见，路过朝歌时只看见了一片废墟，原先商纣王居住的宫殿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，庭院内外疯长着乱七八糟的野生大麦苗。箕子对母国的命运心生悲戚，于是写下了《麦秀》一诗：“麦秀渐渐兮，禾黍油油。彼狡僇（商纣）兮，不与我好（不听我劝告）。”几百年后，同样的情景再次出现，平王东迁后，西周朝的国都宗周，很快也被废弃。原先的王宫所在地长满了野生黄米，于是有国风《黍离》一诗流传下来。世道流转，阴阳更替，现在轮到我为北魏的故都感伤了。

唉，我的亲近而又遥远的洛阳城啊！过去的记忆是那么深刻，怎么可能轻易地抹去？至今我也清楚地记得，洛阳城内外的寺庙曾经多达1000余座，而今天这里却是一片寂寥，佛寺的钟声也听不到了。我真担心再过若干年，人们恐怕连洛阳城曾经有过的模样也忘却干净了。就像1500年前的商都朝歌，和1200年前的周都成周一样，到现在连让人回忆的影子也没有了。

为了不让这样的担心成为永久的现实，我就来做这件事吧。我自告奋勇，想以自己拙劣的文笔，把我最熟悉的洛阳城的寺庙记载下来。当然，完全记载下来是不可能的。当年朝廷曾经统计过，洛阳城里城外的大小寺庙超过1000座，连我这样虔诚信仰佛教的文人也不可能都走遍，更不用说凭回忆记录了。我只能选择那些规模最大，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影响也最大，最能代表我们北魏时代建筑艺术最高成就的寺庙，来做尽可能真实详尽的记录。其余一些较小的寺庙，有些也曾经发生过故事，产生过一定影响，我在这里也作些记述。

另外，关于这些佛教寺庙的记述顺序，我采取的办法是先从城里的寺庙写起，再写到城外去。至于这些寺庙的方位，我按照老洛阳城曾经有过的东、南、西、北几个方向的城门为坐标来写，寺庙和城门则按远近次序分为五部分。这样，曾经在洛阳城居住过，或旅游过的读者，就可以有个基本的方位判断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写作本来不是我的专业，我也不是什么文人或学者，在我的记述中难免会有遗漏，也希望读者诸君详查并不吝赐教。

在进入正文之前，有必要先把洛阳城几大门的顺序，以及得名由来的大致脉络搞清楚。

北魏太和十七年（493年），孝文帝拓跋宏把国都从平城——就是后来的山西大同迁到洛阳。同时下令由司空穆亮负责建造皇宫。那时旧洛阳城大体上也是现在的格局，各门的名称大多沿用汉代和曹魏以及西晋时期的原有

名，个别作了改动。

先说城东的三道门。从北往南依次是建春门、东阳门、青阳门。

建春门原名上东门，完全是按照方位命名的，很早就有了。建安时代著名诗人阮籍的《咏怀》诗句“步出上东门”，就是说的这里。曹魏时代后期改名为建春门，西晋时期也叫这个名字。后来中原战乱分裂，晋朝廷南渡成为东晋。中原大地由北魏经营，有人建议为洛阳各城门重新取个名字，以鲜卑人的语言来命名，被孝文帝拓跋宏否决。拓跋宏对中原文化很崇敬，把自己的姓也改成了汉姓——元，全名叫做元宏。元宏，也就是原先那个拓跋宏，下令建春门依循原名不要改动。

东阳门在汉朝时称作中东门，也是按照方位命名的。曹魏和西晋时期改名为东阳门，本朝也没有改动。

青阳门这道城门的名称多有变动。汉朝时原本叫望京门。因为汉朝有两个都城，首都是长安，洛阳为第二首都，也叫陪都、东都，取名望京是希望洛阳的发展更加兴旺的意思。曹魏和西晋时代被改称做清明门。这个名称看来并不好，但也不能沿用汉朝的名称。因为“望京”二字还有个意思，就是远望京师，承认自己处于第二位。这显然有违本朝定都洛阳，长期经营中原的初衷，所以孝文帝元宏将其更名为青阳门，也是按中原传统取名的，没有叫鲜卑名。

洛阳城南面有四道门。从东到西依次为开阳门、平昌门、宣阳门、津阳门。

开阳门由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修建。据说当初这道城门刚刚建起，还没来得及命名，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。一天夜里，人们看见天空中有一根木柱飞来城楼上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后来琅琊郡开阳县的县令向朝廷报告说，开阳县城南门楼上的一根柱子突然不见了，听说是飞到洛阳南门来了，派了个人来看，果然就是开阳县的。光武帝刘秀觉得这是个吉兆，于是便把南门东头这道门命名为开阳门，以表示三阳开泰，兴旺发达的意思。这个名字在曹魏和西晋时代没有变更过。本朝迁都洛阳后，孝文帝元宏也下令继续使用。

平昌门在汉朝时叫做平门，曹魏和西晋时增加了一个字，叫平昌门。本朝没有改动。

宣阳门在汉朝时叫小苑门，曹魏和西晋时改称宣阳门，本朝也叫宣阳门。

津阳门在汉代的名称只叫津门，魏晋时期只是在此增加了一个字。本朝沿用了魏晋时期的名称。

洛阳城西面纵向也有四道门。从南到北的顺序分别为西明门、西阳门、阊阖门、承明门。

西明门汉代原名广阳门，魏晋时期沿用。本朝孝文帝元宏将其改名叫西明门。

西阳门汉代原名叫雍门，魏晋时期改称西明门。本朝重新命名时，因西明门这个名称已被南头第一门用了，孝文帝元宏便将这道门改名为西阳门。



闾阖门在汉朝时叫上西门，在洛阳的所有城门中具有特殊地位。汉朝廷在城门上面设置有观天象的浑天仪，就是张衡发明的那种天文仪器，也称为璇玑、玉衡。这套仪器不仅用于观测太阳、月亮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星等七个天体，还有一种政治功能。汉朝皇帝常常以观察到的天象变化来帮助判断施政的得失，叫做“齐七政”。后来的西晋皇帝接过了这套东西，并且比汉朝人更相信天人感应，觉得应该让神仙文化在城门的名字上也体现出来，就将其改成了闾阖门，就是天门的意思。本朝孝文帝元宏崇尚汉文化，觉得这名字吉祥，就没有再改动。不过他自己却很少到城门上去看天象，也少走这道门。他更感兴趣的是承明门。

承明门过去本来没有，是孝文帝元宏下令修建并亲自命名的。那时元宏刚将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，皇宫还没来得及建造，他暂时住在名叫金墉城的老房子里。金墉城是200多年前由魏明帝曹睿修建的，虽然陈旧，倒也结实。金墉城西面有座寺庙叫王南寺，住持和尚颇有道行，元宏多次到寺里与他讨论佛学。为方便出入，同时也表示对高僧的尊重，元宏下令修了这道新城门。刚修好时，朝中王公大臣来这门下等候迎驾，却又叫不出城门的名，便上表恳请皇帝为其赐名。孝文帝元宏便对内阁秘书御史中尉李彪说：“我知道曹植《赠白马王彪》诗里有一句——谒帝承明庐，很好的。你们在这城门下等我，也跟曹植说的差不多。我看这道门就叫承明门好了。”这就是承明门的由来。

现在要说到洛阳北边的城门了，比较简单，只有两道门。西头是大夏门。汉代只叫夏门，魏晋时期添了一个字，叫成了大夏门。本朝孝文帝元宏认为这名字很好，不必再改。与其他城门相比，大夏门以其城楼高耸入云而引人注目。魏晋时期，为防御北方胡人的侵犯，特地在这道城门上修建了三层楼，有20丈高。而城里其他门楼都只有两层，高不过10余丈。

城北东头的城门叫广莫门。汉朝时原名穀门，魏晋时代改称广莫门。本朝沿用未改。从广莫门到大夏门之间，可以说是洛阳城的政治文化中心。朝廷宫室和佛教寺庙一个接一个，蔚为壮观。

再说一点，洛阳的每道城门都有三道门扉，对应三条道路。中间是御道，为皇家专用，两边才是百官和市民走的路。洛阳城东西南北各方平均有三道门，一门三扉，三门九扉，古时候叫做九轨，意思是对应九条道路。

以上介绍的是洛阳城大致的格局，下面转入正题。

目 录



致21世纪的读者 / 1

译者说明 / 3

杨衡之自序 / 5

卷一 洛阳城内诸寺 / 1

永宁寺 / 2

建中寺 / 18

长秋寺 / 20

瑶光寺 / 21

景乐寺 / 25

昭仪尼寺 / 26

愿会寺 / 28

胡统寺 / 29

修梵寺 / 30

景林寺 / 31

建春门 / 32

卷二 洛阳城东诸寺 / 35

明悬尼寺 / 36

龙华寺 / 37

瓔珞寺 / 39

宗圣寺 / 40

崇真寺 / 41

魏昌尼寺 / 44

景兴尼寺 / 44

灵应寺 / 44

庄严寺 / 48

秦太上君寺 / 48

正始寺 / 51

平等寺 / 52

景宁寺 / 59

归觉寺 / 65

卷三 洛阳城南诸寺 / 67

景明寺 / 68

大统寺 / 71

秦太上公寺 / 74

报德寺 / 74

正觉寺 / 75

龙华寺和追圣寺 / 79

归正寺 / 80

菩提寺 / 84

高阳王寺 / 87

崇虚寺 / 90



目 录

卷四 洛阳城西诸寺 / 91

- 冲觉寺 / 92
- 宣忠寺 / 94
- 王典御寺 / 97
- 白马寺 / 97
- 宝光寺 / 99
- 法云寺 / 100
- 开善寺 / 105
- 追先寺 / 109
- 融觉寺 / 111
- 大觉寺 / 111
- 永明寺 / 112

卷五 洛阳城北诸寺暨

- 惠生宋云取经记 / 117
- 禅虚寺 / 118
- 凝玄寺 / 118
- 京师郭外诸寺 / 120
- 惠生宋云取经记 / 121
- 赤岭 / 121

土谷浑国 / 122

鄯善城 / 122

且末城 / 123

末城 / 123

捍么城 / 123

于阗国 / 124

朱驹波国 / 126

汉盘陀国 / 126

钵和国 / 127

厌哒国 / 128

波知国 / 129

賒弥国 / 129

乌苌国 / 130

乾陀罗国 / 135

乾陀罗城 / 139

那伽罗阿国 / 143

杨衒之按 / 145

参考书目 / 146

附：《洛阳伽蓝记》原文 / 147

洛阳城内诸寺



本卷所记的十座寺庙，大都是当时的名寺。其建构之精致，装饰之华美，前代罕见，后世难及。其兴盛时之繁华，其消亡后之荒落，也让人平添沧海桑田之感，读之怅然。

其中尤以永宁寺为翘楚。该寺位于北魏宫城的西南侧，占地面积达6万平方米，是当时洛阳的第一大寺。但这座辉煌无比的寺庙，却在建造后不到100年就被一场大火焚毁，使人难免世事无常之叹。

永宁寺

永宁寺在北魏洛阳城的地理坐标很清晰，就在皇宫前面的阊阖门南边大约一里远，位于城内皇家大道西侧。在永宁寺的东边有太尉府，西边对着永康里，南边以僧尼管理机构昭玄曹为界，北面紧挨着御史台。也就是说，永宁寺的方位基本上处在朝廷的几个大衙门之间，它也因此而自然地成为了洛阳第一大寺庙。

为了不至于搞错，还可以再把永宁寺的方位说具体点。在阊阖门前边的皇家大道以东，朝廷机构还有左卫府、司徒府和国子学堂。国子学堂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监，也就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。国子学堂里塑有圣人孔子的像。孔子像两边还有弟子颜渊和子路的塑像。他们在老师面前永远是那么谦恭，所塑的像也是那两段经典故事——颜渊问仁、子路问政。国子学堂再往南，还有宗正寺和太庙（祭祀皇帝祖先的地方），以及护军府和衣冠里。

皇家大道以西有右卫府和太尉府。太尉府以南有管理皇家建筑工程的官方机构——将作曹。还有专管官员任用的机构，叫九级府。九级府这个名称，是承袭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而来的。再往南有太社，就是皇帝祭祀社稷神的场所。太社跟皇家大道东边的太庙这两大建筑，在城中的地理位置恰好构成南北方位相同，东西方位相对的两大皇家祭祀地。太社南边还有个地方叫凌阴里，是专门负责为宫廷提供清凉饮料的藏冰所。这地方得名较早，在西晋时代的武帝、惠帝、怀帝、愍帝四朝就这么叫了。

明确了永宁寺在洛阳城的突出位置，再来说说这座大寺的来历和规模。

永宁寺的历史并不长，最初修建的时间在北魏熙平元年（公元516年），是由胡太后下令修建的。胡太后是已故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宠妃，孝明帝元诩的母亲。熙平元年就是孝明帝朝开始的年份。那时孝明帝元诩还很小，只有6岁，由他母亲胡太后垂帘听政，实际掌管国家大权。胡太后信仰佛教，所以修了这座洛阳城最大的寺庙。

永宁寺实际上是一个佛教建筑群，由很多幢建筑组成，围在中间的是一座规制为九层的佛塔。这是一座全由木头构建的佛塔，高度为90丈。塔顶还加上了一根约10丈高的幡柱。塔和幡柱加起来共100丈，高出平地1000尺。这座佛塔因是全城第一高度，而成为了洛阳城的地标，在百里之外也能遥遥望见。

永宁寺的建造规模如此巨大，与当初基础开掘时，人们在地下挖出了30尊金佛像有关。胡太后认为这就是佛法的启示，所以不惜耗费巨资建造了当今天下最大的寺庙。

永宁寺塔上的幡柱很特别。最显眼的是那个圆鼓鼓的镏金中空宝瓶，大



北魏云冈石窟和洛阳佛寺开创了中国佛教史的一个辉煌时代。

小相当于25石的容积。宝瓶下的承露盘也是鎏金的，有30层之多。承露盘的作用是承接佛法的甘露，很神圣，因此边上都挂有黄金做的风铃。幡柱与宝塔的四方各有一条铁锁链相连，铁锁链上也悬挂着金风铃。由铁锁链相连的宝塔四角同样悬挂有金风铃。这些金风铃的大小就像一只石瓮子。九级佛塔的所有翘檐也都悬有金风铃。整座佛塔从上到下共有120只金风铃。

永宁寺佛塔的底层，在东南西北面各有三道门六扇窗。门扉全用朱红色油漆，装饰有五行金钉。计算下来，这12道门、24扇窗总共镶嵌了5400枚金钉。门扉上还有金质龙首衔环雕饰，叫做铺金。这种以铺金和镶钉装饰大门的风俗在中国有很古老的历史。水中的贝壳紧闭，坚固难开，据说当初鲁班师傅就是从中得到启发，把它装饰到门扉上，这就是镶钉。又把大门扣环做成龙首和虎首衔饰的铺金，以起警示威慑作用，这在后来就成为了宫殿和寺庙通用的门饰。

整座佛塔结构之精巧，造型之完美，可谓功夫独到，无可挑剔。对于佛法传播细节的考究，更是精妙到不可思议。仅仅那些梁柱的雕饰和门扉的铺金，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。如果碰上夜间起风，整座宝塔风铃齐鸣，铿锵之声响彻天地，10多里外都能听到，那就更是让人的心灵为之震撼。

佛塔的北边有一座大殿，建筑形制与皇宫中的太极殿相似，这就是永宁寺的主殿。大殿里供奉的佛像堪称经典。中间一尊金佛像高达一丈八尺，所塑即为释迦牟尼佛祖。佛祖两边分列着10尊身形稍小的佛像，也是金质的。此外还有镶嵌珍珠的佛像3尊、金线织成的佛像5尊、玉石雕刻的佛像2尊。所有佛像无不做工奇巧，当今世界再难寻觅。

永宁寺的僧房多达1000余间，构成一个庞大的佛教建筑群。这些僧房也